

历史学家许倬云去世

用人生智慧治愈年轻人的精神内耗



惊涛骇浪中，最要紧的是扎实自己

2024年7月，某栏目再次探访许倬云，当时的许老已然瘫痪三年，不过，这并不怎么让他难过，他说最难过的事是“看世界的局势，情势越来越坏，实在难过”。

刚瘫痪时，许倬云意识到“92岁随时可能完蛋，该做的事我不能耽搁，尽量做下去”。于是，三年间，在病榻上完成了《经纬华夏》一书。全书通过“从世界看中国，再从中国看世界”的双重视角，探讨地理因素对历史动态的影响，对比中西方文明差异，揭示中华文明通过调和地域文化形成包容性“天下格局”的内在逻辑。

那次的谈话最后，他寄语年轻人：“惊涛骇浪是人生不免，这么大规模、这么长时期更是困难，但惊涛骇浪中，第一，不能慌张。第二，不能放弃。最要紧的是扎实自己……找到互相砥砺、互相切磋终身的朋友，就一辈子交下去，你自己本身就是榜样，你就会吸引别人……”

据北京青年报

8月4日，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美国去世，享年95岁。

许倬云1930年出生，是当代史学大家之一。他师从李济之、沈刚伯、李宗侗，也是王小波的老师，精通中国上古史、文化史、社会史、中西方文化比较等。他既有传统中国士人的修养与沉淀，也接受了西方现代的知识训练，是站在新旧两端、承前启后的学人典范。七十多年的求学与研究之路，与中美两地教研的经验，使他对东西方的文明有着独到的见解。他的通史叙述不限于常规的朝代分野和帝王将相，而是以地理、气候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等复杂系统的“长程变化”，呈现更生动、多元的历史面貌。

许倬云先后执教于台湾大学、匹兹堡大学，受聘为香港中文大学、夏威夷大学、杜克大学、香港科技大学、南京大学讲座教授。代表作“古代中国三部曲”（《西周史》《中国古代社会史论》《汉代农业》），是研究古代中国的典范之作。1986年当选美国人文社荣誉会士，2004年获美国“亚洲学会杰出贡献奖”，2020年获“全球华人国学终身成就奖”，2023年获“影响世界华人终身成就大奖”。

92岁入驻B站，希望帮助年轻人

“我希望尽我的余年，帮助我们的年轻人，身心有个安顿。”2019年，许倬云接受某栏目的采访时说。他结合个人经历，从全球局势谈到个人精神危机，一句“我从生下来就知道自己是残缺，不去争，不去抢，往里走，安顿自己”，为青年人如何在快速变动的时代，找到自己的内心安顿和人生意义提供了些许指引。很多年轻观众在看过节目后在社交媒体上表示，许倬云用他的人生智慧疗愈了自己的“精神内耗”。在收到这样的反馈后，许倬云格外珍惜这“难得的机缘”，希望创造机会让更多人听到他的声音。

2022年，92岁的许倬云入驻B站，成为一名知识UP主。他在B站和刘擎、项飙、许宏对谈，探讨年轻人的个人出路，聊聊职业选择，也在生日给大家推荐自己的书。他还开设网络公开课《许倬云讲世界历史：五百年大变局》，为年轻网友们系统性地讲解世界史。

在无锡买墓地，让孩子多个回国理由

2024年12月15日，许倬云以视频连线的形式参与了三联出版社举行的“形塑中国、熔铸华夏《许倬云学术著作集》分享会”。当时，94岁的他身处美国匹兹堡家中，当天正赶上医院派医生、护士为他上门检查身体。许倬云称这对自己来说也到了一个重要关口。“我今年94岁，我的讲话大概常常会感慨过去。年轻人伤春，老人伤冬。”话虽如此，他还不忘鼓励参加分享会的考古学家许宏，历史学家李开元，文化学者余世存，青年历史学者、《形塑中国》的译者杨博说道：“各位比我做得更好。第一，你们年轻，前途无量。第二，你们凭借的材料都在手边，我要在几千里外，材料方面不如各位方便……”

当时，分享会主持人赵健提到一个小故事：“许先生很多年前就在无锡买好了自己的墓地。许先生说想让孩子多一个回中国的理由。我想，经过浮沉动荡的一代学者，对家乡有割舍不掉的情感，挥之不去的乡愁，都展现在他的文字和学术著作里。”赵健说。

电影《戏台》好评如潮

陈佩斯：有观众看我就一直演

得在笑声里藏着点东西

陈佩斯做喜剧，不仅是因为热爱。年轻时他觉得能把人逗乐特别有成就感，但干着干着就发现，喜剧这事儿没那么简单。“因为既要逗乐，又得在笑声里藏着点东西。说到底，好的喜剧一定是讲对人有用、对社会有意义的故事。但这个意义不是硬塞给观众的，而是藏在那些荒诞的情节里、角色的困境里，等观众自己发现。这才是我心目中喜剧该有的样子。”

拍摄过程中，有一场戏是大帅拿着枪逼迫戏班改戏，后台乱作一团，演员们吓得团团转。这场戏在喊“咔”的一刻，陈佩斯没能绷住情绪，失声哭了出来。他说：“每一个人都有不可侵犯的信仰和尊严，我希望每一个看到这部电影的人都可以解读出这个部分。”

陈佩斯戏里戏外一直坚守着老艺人常挂嘴边的“戏比天大”。“那些老戏班子，都是一代代人在死磕。搞创作就认一个死理儿：戏是磨出来的。我们也得有这股子轴劲儿，为了一句台词能磨半宿，为了一个不起眼的道具较真，即使观众不会注意到，但我们自己心里得门儿清。要说最执着的，就是永远把观众当明白人，别想糊弄观众。不管潮流怎么变，该守的规矩一寸都不能让。我们要保持自己的这份尊重，这也是《戏台》能够让大家真正共情的地方。”

电影、电视、戏剧……陈佩斯的艺术生涯尝试过多种类型的表演形式。“就像唱戏的行当，生旦净末丑，各有各的味儿。”对各种新事物，陈佩斯也都抱着开放的态度，他看脱口秀，还有短视频，“所有新兴渠道都能成为创作载体，我都愿意主动了解，觉得有意思的都会尝试。”

但陈佩斯也表示，这部电影之后，还是要回到戏剧舞台。他说：“舞台就是你给它付出真心，它就还你精气神儿，既承载演员的命，也勾起观众的魂儿。只要还有观众看，我就会一直演！有戏演，有观众等你，就是最大的幸福。”

据北京日报



1979年，25岁的陈佩斯跟随父亲陈强主演了电影《瞧这一家子》，正式开启演艺生涯，也在中国喜剧电影史上留下了鲜明的一笔。

2025年，71岁的陈佩斯携子陈大愚，带着自编自导自演的电影《戏台》重返阔别32年的影坛。这部改编自同名话剧的电影上映后票房高涨，好评如潮。对此，陈佩斯表示：“把《戏台》拍成电影，算是把几十年攒的能耐全用上了。话剧的筋骨，舞台的现挂，电影的镜头语言……形式不是最重要的，重要的是里头得装着真东西。”

十年磨的不仅是故事

陈佩斯坦言，当初创作话剧《戏台》的时候，就是单纯想做一个扎实的喜剧。“京剧戏班这个背景，是个很好的切入点——乱世里头，一群人在台上台下折腾，演着演着，观众自己就看出来了很多内涵，讽刺的劲儿自然就出来了。”

从话剧《戏台》到电影《戏台》，这一路走了十年。陈佩斯感慨道：“作品是有生命的，每次演出，我们都当作第一次演，都往戏里带点新琢磨，不是一味讨好，更不能闭门造车，而是在剧场里跟观众一点点磨合出来的。戏要

常青，就得像以前老艺人说的‘带活气儿’，既要守住根本，又要懂得让戏‘呼吸’。”

话剧《戏台》演到第三年的时候，曾有人找陈佩斯拍电影。“但那时候大家心里没底。观众能不能接受？我自己离开电影行业那么久，还能不能驾驭？所以第一次合作没成。”十年中，《戏台》一直在调整。陈佩斯说，直到电影剧本阶段，终于把真霸王金啸天的戏份改得更精彩了，戏剧冲突更强了。陈佩斯感叹道：“所以十年磨的不光是故事，还有我们对这个戏的理解。电影刚好给了我们一个机会，把舞台没法呈现的东西真正做扎实了。”

和话剧《戏台》不同的处理，还有电影《戏台》开场拍了一场战争戏，1比1还原了火车和铁轨。电影最后，凤小桐的投河自尽也是电影中新加进的内容。陈大愚表示：“凤小桐这个人物不单是一个唱戏的旦角，他也承担了很多

‘戏眼’的工作，代表了不允许他人践踏的一种抗争。”

对于观众看完电影后的不同观感，陈佩斯认为：“戏剧是戏剧，电影是电影，它俩严格说是分开的。但是好的戏剧很有可能成为好的电影，因为它剧本结实、文学架构精巧，所以就奠定了成功的基础。”

70岁迎来《戏台》开机

《戏台》电影开机当天，恰逢陈佩斯70岁生日。拍第一个镜头时，陈佩斯在机器前喊